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

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，叫做薛家集。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，都是務農為業。村口一個觀音庵，殿宇三間之外，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，後門臨著水次。這庵是十方的香火，只得一個和尚住。集上人家，凡有公事，就在這庵裏來同議。那時成化末年，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。新年正月初八日，集上人約齊了，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。到了早飯時候，為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，在殿上拜了佛。和尚走來與諸位見節，都還過了禮。申祥甫發作和尚道：「和尚！你新年新歲，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些！阿彌陀佛！受了十方的錢鈔，也要消受。」又叫「諸位都來看看：這琉璃燈內，只得半琉璃油！」指著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，說道：「不論別人，只這一位苟老爹，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。白白給你炒菜喫，全不敬佛！」和尚陪著小心，等他發作過了，拿一把鉛壺，撮了一把苦丁茶葉，倒滿了水，在火上燎得滾熱，送與眾位喫。

苟老爹先開口道：「今年龍燈上廟，我們戶下各家，須出多少銀子？」申祥甫道：「且住，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。」正說著，外邊走進一個人來，兩隻紅眼邊，一副鋼鐵臉，幾根黃鬍子，歪戴著瓦楞帽，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；手裏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，走進門來，和眾人拱一拱手，一屁股就坐在上席。這人姓夏，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參的總甲。夏總甲坐在上席，先吩咐和尚道：「和尚，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，卸了鞍子，將些草喂的飽飽的。我議完了事，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爹家喫年酒去哩。」吩咐過了和尚，把腿躡起一隻來，自己拿拳頭在腰上只管捶。捶著，說道：「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。想這新年大節，老爺衙門裏，三班六房，那一位不送帖子來。我怎好不去賀節。每日騎著這個驢，上縣下鄉，跑得昏頭暈腦。打緊又被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個前失，把我跌了下來，跌的腰膀生疼。」申祥甫道：「新年初三，我備了個豆腐飯邀請親家，想是有事不得來了？」夏總甲道：「你還說哩。從新年這七八日，何曾得一個閒？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，還喫不退。就像今日請我的黃老爹，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。他抬舉我，我若不到，不惹他怪？」申祥甫道：「西班牙老爹，我聽見說，他從年裏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。他家又無兄弟、兒子，卻是誰做主人？」夏總甲道：「你又知道了。今日的酒，是快班李老爹請。李老爹家房子褊窄，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。」

說了半日，纔講到龍燈上。夏總甲道：「這樣事，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。從前年年是我做頭，眾人寫了功德，賴著不拿出來，不知累俺賠了多少。況今年老爺衙門裏，頭班、二班、西班、快班，家家都興龍燈，我料想看個不了，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。但你們說了一場，我也少不得搭個分子，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。像這苟老爹，田地廣，糧食又多，叫他多出些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，這事就舞起來了。」眾人不肯違拗，當下捺著姓苟的出了一半，其餘眾戶也派了，共二三兩銀子，寫在紙上。和尚捧出茶盤，一雲片糕、紅棗，和些瓜子、豆腐乾、栗子、雜色糖，擺了兩桌。尊夏老爹坐在首席，斟上茶來。

申祥甫又說：「孩子大了，今年要請一個先生。就是這觀音庵裏做個學堂。」眾人道：「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。只這申老爹的令郎，就是夏老爹的令婿；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，也要人認得字。只是這個先生，須是要城裏去請纔好。」夏總甲道：「先生倒有一個。你道是誰？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，姓周，官名叫做周進，年紀六十多歲。前任老爺取過他個頭名，卻還不曾中過學。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個年頭，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，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。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，小舍人頭上戴著方巾，身上披著大紅袖，騎著老爺棚子裏的馬，大吹大打，來到家門口。俺衙門的人都攔著街遞酒。落後請將周先生來，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，尊在首席。點了一本戲，是梁灝八十歲中狀元的故事。顧老相公為這戲，心裏還不大喜歡，落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卻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，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，方纔喜了。你們若要先生，俺替你將周先生請來。」眾人都說是好。喫完了茶，和尚又下了一箸牛肉面喫了，各自散訖。

次日，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，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，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，約定燈節後下鄉，正月二十開館。

到了十六日，眾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，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。那梅玖戴著新方巾，老早到了。直到巳牌時候，周先生纔來。聽得門外狗叫，申祥甫走出去迎了進來。眾人看周進時，頭戴一頂舊氈帽，身穿元色袖舊直裰，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，腳下一雙舊大紅袖鞋，黑瘦面皮，花白鬍子。申祥甫拱進堂屋。梅玖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。周進就問：「此位相公是誰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是我們集上在庠的梅相公。」周進聽了，謙讓不肯僭梅玖作揖。梅玖道：「今日之事不同。」周進再三不肯。眾人道：「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，先生請老實些罷。」梅玖回顧頭來向眾人道：「你眾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，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。只是今日不同，還是周長兄請上。」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「朋友」，稱童生是「小友」。比如童生進了學，不怕十幾歲，也稱為「老友」；若是不進學，就到八十歲，也還稱「小友」。就如女兒嫁人的：嫁時稱為「新娘」，後來稱呼「奶奶」、「太太」，就不叫「新娘」了；若是嫁與人家做妾，就到頭發白了，還要喚做「新娘」。

閑話休題。周進因他說這樣話，倒不同他讓了，竟僭著他作了揖。眾人都作過揖坐下。只有周、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，其餘都是清茶。喫過了茶，擺兩張桌子杯箸，尊周先生首席，梅相公二席，眾人序齒坐下，斟上酒來。周進接酒在手，向眾人謝了擾，一飲而盡。隨即每桌擺上八九個碗，乃是豬頭肉、公雞、鯉魚、肚、肺、肝、腸之類。叫一聲：「請！」一齊舉箸，卻如風捲殘雲一般，早去了一半。看那周先生時，一箸也不曾下。申祥甫道：「今日先生為甚麼不用肴饌？卻不是上門怪人？」揀好的遞了過來。周進攔住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學生是長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倒失於打點。卻不知先生因甚喫齋。」周進道：「只因當年先母病中，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，如今也喫過十幾年了。」梅玖道：「我因先生喫齋，倒想起一個笑話，是前日在城裏我那索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。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，……」眾人都停了箸聽他念詩。他便念道：「默，秀才，喫長齋，鬍鬚滿腮，經書不揭開，紙筆自己安排，明年不請我自來。」念罷，說道：「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，默是不默的了。」又掩著口道：

「秀才，指日就是；那『喫長齋，鬍鬚滿腮』，竟被他說一個著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眾人一齊笑起來。周進不好意思。申祥甫連忙斟一杯酒道：「梅三相該敬一杯。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。」梅玖道：「我不知道，該罰不該罰！但這個話不是為周長兄，他說明了是個秀才。但這喫齋也是好事。先年俺有一個母舅，一口長齋，後來進了學，老師送了丁祭的肥肉來，外祖母道：『丁祭肉若是不喫，聖人就要計較了：大則降災，小則害病。』只得就開了齋。俺這周長兄，只到今年秋祭，少不得有肥肉送來，不怕你不開哩。」眾人說他發的利市好，同斟一杯，送與周先生預賀，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，白一塊，只得承謝眾人，將酒接在手裏。廚下捧出湯點來，一大盤實心饅頭，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。眾人道：「這點心是素的，先生用幾個。」周進怕湯不潔淨，討了茶來喫點心。

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：「你親家今日在那裏？何不來陪先生坐坐？」申祥甫道：「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喫酒去了。」又一個人道：「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實跑起來了，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。只是他老人家好賭，不如西班牙老爹，當初也在這些事裏頑耍，這幾年成了正果，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，好不熱鬧。」苟老爹向申祥甫道：「你親家自從當了門戶，時運也算走順風。再過兩年，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。」申祥甫道：「他也要算停當的了。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，只怕還有做幾年的夢。」

梅相公正喫著火燒，接口道：「做夢倒也有些準哩。」因問周進道：「長兄這些年考校，可曾得個甚麼夢兆？」周進道：「倒也沒有。」梅玖道：「就是徽倖的這一年，正月初一日，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，天上的日頭，不差不錯，端端正正掉了下來，壓在我頭上，驚出一身的汗；醒了摸一摸頭，就像還有些熱。彼時不知甚麼原故，如今想來，好不有準！」於是點心喫完，又斟了一巡酒。直到上燈時候，梅相公同眾人別了回去。申祥甫拿出一副藍布被褥，送周先生到觀音庵歇宿；向和尚說定，館地就在後門裏這

兩間屋內。

直到開館那日，申祥甫同著眾人領了學生來，七長八短幾個孩子，拜見先生。眾人各自散了。周進上位教書。晚間學生家去，把各家贛兒拆開來看：只見荀家是一錢銀子，另有八分銀子代茶；其餘也有三分的，也有四分的，也有十來個錢的，合攏了不敷一個月飯食。周進一總包了，交與和尚收著再算。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，一時照顧不到，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毬，每日淘氣不了。周進只得捺定性子，坐著教導。

不覺兩個多月，天氣漸暖。周進喫過午飯，開了後門出來，河沿上望望。雖是鄉村地方，河邊卻也有幾樹桃花、柳樹，紅紅綠綠，間雜好看。看了一回，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。周進見下雨，轉入門內，望著雨下在河裏，煙籠遠樹，景致更妙。這雨越下越大。卻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。那船本不甚大，又是蘆蓆篷，所以怕雨。將近河岸，看時，中艙坐著一個人，船尾坐著兩個從人，船頭上放著一擔食盒。將到岸邊，那人連呼船家泊船，帶領從人，走上岸來。周進看那人時，頭戴方巾，身穿寶藍緞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三縷鬚鬚，約有三十多歲光景。走到門口，與周進舉一舉手，一直進來。自己口裏說道：「原來是個學堂。」周進跟了進來作揖。那人還了個半禮道：「你想就是先生了？」周進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問從者道：「和尚怎的不見？」說著，和尚忙走了出來道：「原來是王大爺。請坐。僧人去烹茶來。」向著周進道：「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。先生陪了坐著，我去拿茶。」

那王舉人也不謙讓，從人擺了一條凳子，就在上首坐了。周進下面相陪。王舉人道：「你這位先生貴姓？」周進知他是個舉人，便自稱道：「晚生姓周。」王舉人道：「去年在誰家作館？」周進道：「在縣門口顧老相公家。」王舉人道：「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曾考過一個案首的？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，不差不差。」周進道：「俺這顧東家，老先生也是相與的？」王舉人道：「顧二哥是俺戶下冊書，又是拜盟的好弟兄。」須臾，和尚獻上茶來喫了。周進道：「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。後面兩大股文章，尤其精妙。」王舉人道：「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。」周進道：「老先生又過謙了。卻是誰作的呢？」王舉人道：「雖不是我作的，卻也不是人作的。那時頭場，初九日，天色將晚，第一篇文章還不曾做完，自己心裏疑惑，說：『我平日筆下最快，今日如何遲了？』正想不出來，不覺磕睡上來，伏著號板打一個盹。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，中間一人，手裏拿著一枝大筆，把俺頭上點了一點，就跳出去了。隨即一個戴紗帽、紅袍金帶的人，揭簾子進來，把俺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『王公請起。』那時弟嚇了一跳，通身冷汗，醒轉來，拿筆在手，不知不覺寫了出來。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。弟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，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。」

正說得熱鬧，一個小學生送飯來批，周進叫他閣著。王舉人道：「不妨，你只管去批做，俺還有別的事。」周進只得上批做。王舉人吩咐家人道：「天已黑了，雨又不住，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，叫和尚拿升米做飯。船家叫他伺候著，明日早走。」向周進道：「我方纔上墳回來，不想遇著雨，耽擱一夜。」說著，就猛然回頭，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荀玫，不覺就喫了一驚。一會兒啞嘴弄唇的，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。周進又不好問他，批完了做，依舊陪他坐著。他就問道：「方纔這小學生幾歲了？」周進道：「他纔七歲。」王舉人道：「是今年纔開蒙？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？」周進道：「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。開蒙的時候，他父親及集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。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做『玖』，也替他起個『王』旁的名字發發兆，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。」

王舉人笑道：「說起來，竟是一場笑話：弟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，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，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，叫做荀玫。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一個姓荀的孝廉，誰知竟同著這個小學生的名字。難道和他同榜不成！」說罷，就哈哈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可見夢作不得準！況且功名大事，總以文章為主，那裏有甚麼鬼神！」周進道：「老先生，夢也竟有準的。前日晚生初來，會著集上梅朋友，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，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；他這年就飛黃騰達的。」王舉人道：「這話更不作得準了。比如他進個學，就有日頭落在他頭上，像我這發過的，不該連天都掉下來，是俺頂著的了？」彼此說著閑話，掌上燈燭，管家捧上酒飯，雞、魚、鴨、肉，堆滿春臺。王舉人也不讓周進，自己坐著喫了，收下碗去。落後和尚送出周進的飯來，一碟老菜葉，一壺熱水。周進也喫了。叫了安置，各自歇宿。

次早，天色已晴，王舉人起來洗了臉，穿好衣服，拱一拱手，上船去了。撒了一地的雞骨頭、鴨翅膀、魚刺、瓜子殼，周進昏頭昏腦，掃了一早晨。

自這一番之後，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荀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，傳為笑話。這些同學的孩子趕著他就不叫荀玫了，都叫他「荀進士」。各家父兄聽見這話，都各不平，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，說他是個封翁太老爺。把個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。申祥甫背地裏又向眾人道：「那裏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。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個錢，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，圖他個逢時遇節，他家多送兩個盒子。俺前日聽見說，荀家抄了些麵筋、豆腐干送在庵裏，又送了幾回饅頭、火燒。就是這些原故了！」眾人都都不喜歡，以此周進安身不牢；因是礙著夏總甲的面皮，不好辭他，將就混了一年。後來夏總甲也嫌他默頭默腦，不知道常來承謝，由著眾人把周進辭了來家。

那年卻失了館，在家日食艱難。一日，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，勸道：「老舅，莫怪我說你。這讀書求功名的事，料想也是難了。人生世上，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，只管『糧不稂莠不莠』的到幾時？我如今同了幾個大本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賣，差一個記帳的人，你不如同我們去走走。你又孤身一人，在客夥內，還是少了你喫的，穿的？」周進聽了這話，自己想：「『癱子掉在井裏，撈起也是坐。』有甚虧負我？」隨即應允了。

金有餘擇個吉日，同一夥客人起身，來到省城雜貨行裏住下。周進無事閑著，街上走走。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。周進跟到貢院門口，想挨進去看，被看門的大鞭子打了出來。晚間向姊夫說，要去看看。金有餘只得用了幾個小錢，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看；又央及行主人領著。行主人走進頭門，用了錢的並無攔阻。到了龍門下，行主人指道：「周客人，這是相公們進的門了。」進去兩邊號房門，行主人指道：「這是天字號了，你自進去看看。」周進一進了號，見兩塊號板擺得齊齊整整，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，長歎一聲，一頭撞在號板上，直僵僵不醒人事。只因這一死，有分教：「累年蹭蹬，忽然際會風雲；終歲淒涼，竟得高懸月旦。」未知周進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